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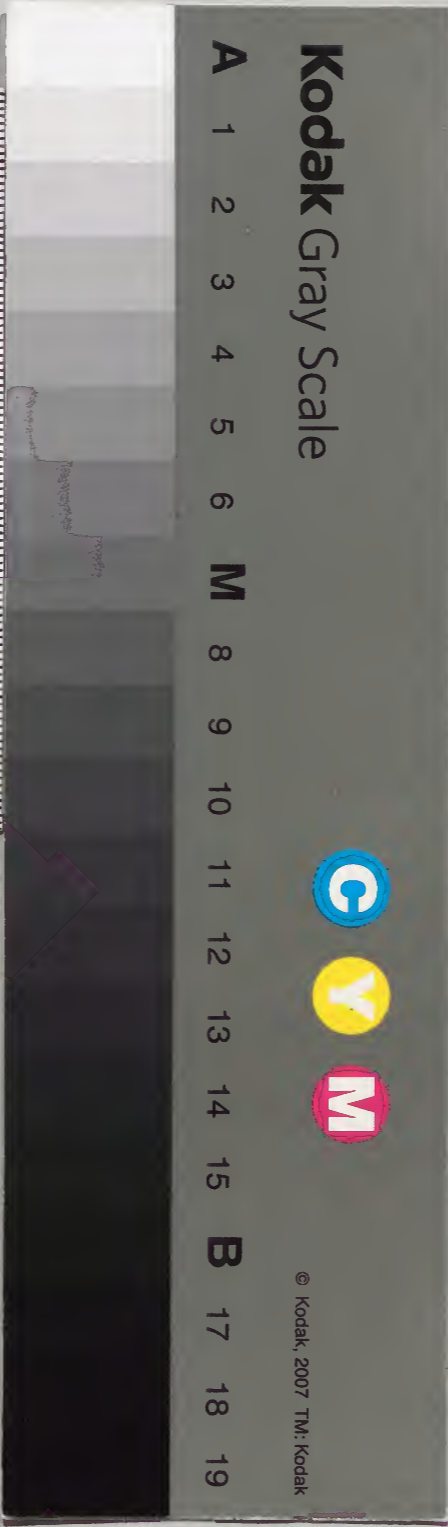
後漢書

十六

漢書門類		一三五號	一三五架	三〇冊
------	--	------	------	-----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一三五號	一三五架	二八〇冊
------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35
冊數	30 (16)	
函號	280	8



後漢書列傳第二十六

鄭范陳賈張傳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

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東觀記曰興從博士金子嚴為左氏春秋天鳳中王莽年也

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左氏義也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

及校三統歷說文曰詁訓古言也音古度反三統歷劉歆撰謂夏殷周歷也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

丞相事先入長安松以興為長史令還奉迎遷都更始諸將皆

山東人咸勸留洛陽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權政未施始更

起南陽南陽屬荆州故曰荆楚也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者

何也山西謂峽山巴西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

久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起矣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

稱侯。未朝。廟故也。小白齊桓公也。春秋齊小白入于齊。公羊傳曰。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墓辭也。今議者欲

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國家之守。轉在

函谷。言若不早都關中。有人先入。則國家鎮守。轉在函谷也。雖臥洛陽。庸得安枕乎。庸用也。更始

曰。朕西決矣。拜興為諫議大夫。使安集關西。及朔方涼益三州。

還拜涼州刺史。會天水有反者。攻殺郡守。興坐免。時赤眉入關。

東道不通。興乃西歸。隗囂虛心禮請。劉攽曰。案文少一器字。而興恥為之。屈

稱疾不起。囂矜己自飾。常以為西伯復作。西伯文王也。作起也。乃與諸將

議自立為王。興聞而說。囂曰。春秋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讎

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讎。左氏富辰諫周襄王之辭。聞者諸將集會。無乃不道忠

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

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尙服事殷。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及武王即位。

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

時。史記曰。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人。皆曰。紂可伐矣。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師。後聞紂殺比干。囚箕子。乃告諸侯以伐之。故曰待時也。高祖

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

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劉攽曰。案文昭當作招。無乃

不可乎。惟將軍察之。囂竟不稱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興

復止囂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

所當制也。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左傳杜預注曰。器車服名爵號也。不可

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

意也。囂病之而止。病猶難也。及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興因恂求歸葬

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曰。前遭赤眉之亂。

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興嘗為涼州刺史。為西州將軍。故曰僚舊也。幸蒙覆載之恩。

復得全其性命。與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

以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周旋猶遵奉也。左傳季文子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也。

今為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為

餌。猶釣也。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囂曰。囂將不足留。故邪。興曰。將

後漢書列傳卷之二十一

軍據七郡之地七郡天水隴西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也擁羌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

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為專命之使入必為鼎足之臣興從俗者

也不敢深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

親此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為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

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曰幸甚促為辦裝遂令與妻子俱

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乃薦之曰竊

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左傳趙衰曰臣亟聞鄭穀之言好

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左傳子產辨黃熊晉侯聞之曰博物君子也觀射父

楚大夫也對昭王以重黎義和之事見國語宣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

而詩人悅喜張仲周宣王時賢臣也燕樂也翼蔽也惟陛下留聽少察以

助萬分乃徵為太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興因上疏曰春秋

以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左傳晉伯宗之亂天

反時為災謂寒暑易節也地反物為妖謂群物失性也往年以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

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杜預注曰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也傳曰日過分而未至言過春分而未及夏至也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

於是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不舉盛饌避移時避正寢過日食時也樂用鼓鼓

祝用幣於社史用辭用辭以自責也此以上皆左傳今孟夏純乾用

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

可不慎其要在因人心擇人處位也左傳晉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

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人三曰從時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

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祁穀者是不私

其私擇人處位也史記曰桓公與弟子糾爭位糾使管仲將兵遮道射桓公鉤帶及桓公即位任政於管仲也又晉文公自秦歸國懷公故

臣祁芮謀燒公宮殺文公宦者勃鞞告之後文公以祁穀為中軍帥今公卿大夫

穀即祁芮之族文公不以為難而任焉言唯賢是用不私其私也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

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

晉以成屈己從衆之德以濟群臣讓善之功濟成夫日月交會

後漢書列傳卷二十六

鄭興

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正月夏之四月此亦急咎之罰。書曰急恒塞若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剋能也。柔剋謂和柔而能立。事也。尚書洪範曰。高明柔剋。博採廣謀。納群下之策。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之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征南將軍岑彭積弩將軍傅俊屯津鄉。以拒公孫述。津鄉在今荊州也。會征南將軍岑彭為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奉使私買奴婢。坐左轉蓮勺令。蓮勺縣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下邳縣東北。蓮音兼。勺音酌。

是時喪亂之餘。郡縣荒殘。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斟酌謂取其意指也。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閔鄉。閔音聞。古字也。建安

中改三公連辟。不肯應。卒于家。子衆

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綠帛聘請衆。欲為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事敗。梁松坐懸飛書誹謗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

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漢官儀曰。越騎司馬一人。秩千石也。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

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眾持節使匈奴。眾至北庭，虜欲令拜。眾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眾。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眾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眾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眾，堅三十六國之心也。」武帝開通西域，本三十六國。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

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信音申。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群臣駁議者，不敢復言。

駁議謂勸單于歸漢。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眾，揚威

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為患。明帝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帝不從。復遣眾。眾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今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眾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

之。詔切責眾，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眾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眾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眾為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為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己校尉，眾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為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眾諫以為不可。武帝特國

用不足乃賣鹽鐵置官以主之。昭帝罷之，今議欲復之。詔數切責。至被奏劾，眾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為長樂未央廡令。續漢志曰：廡令一八秩六百石。延光中，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安世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等共正議諫爭。及順

帝立，安世已卒。追賜錢帛。除子亮為郎。眾曾孫公業，自有傳。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

宣帝時，梁丘賀之為也。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

為議曹史。時莽頗發兵役。徵賦繁興。升乃奏記邑曰。升聞子以

人不開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論語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

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

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

以為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

以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為至念。升以近者

不悅為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驚覆車之轍。探湯敗事

之後。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

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

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

帷帳矣。王莽時。青徐二郡為寇。號青徐賊。○劉歆曰。胡貊守關。案關當作關。方喻追近。不當云關。升有一言可以解天

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雖然其

言。而竟不用。升稱病乞身。邑不聽。令乘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

會。因留不還。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

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並耆艾。

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達進也。

慙資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為人師。

願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許。然由是重之。數詔引見。每有大議。

輒見訪問。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

費直字長翁。善易。長於卦筮。見前書。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

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

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

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

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

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群下執事。莫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亦費已行。次復高氏。沛人高相善易與費直同時見前書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前書曰騶氏無師夾

其書也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

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論語孔子之言。弗叛言不違道也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

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未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

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于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孔子

以魯哀公十一年自衛還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見史記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猶習也。異端謂奇技也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

信。而堯舜之道存。穀梁傳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公羊傳曰。君子曷為春秋樂堯舜之道也願陛下疑先帝

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己。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易下繫之文也又曰。正其本。

萬事理。今易無此文也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

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後升為出妻所告。坐繫。得出還鄉里。永平中。為聊城令。坐事免。卒於家。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廣信故城在今梧州蒼梧縣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父欽字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自名陳氏春秋。故曰別也。賈護字季

君並見前書也王莽從欽受左氏學。以欽為厭難將軍。厭一葉反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詁。銳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為郎。建武初。元

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

後漢書列傳卷之六十一

正文文武並用撥理也語見公羊傳深愍經藝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

群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

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群下也今論者沉溺

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

孤學少與與猶黨也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眾聽故伯牙

絕弦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相與為友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不復鼓琴以時人其之能聽也見呂覽至寶不同眾好故卜

和泣血卜和得寶玉獻楚武王王示王人曰石也別其右足武王歿後復獻之文王復曰石也別其左足至成王時卜和抱其璞於郊泣盡以血繼之王乃寶玉事見韓子也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仲尼去魯斥齊逐乎宋衛況於

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

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

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媒贖微辭

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媒狎也贖垢濁也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扶

瑕隨覈扶音於決反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大戴記小

辯篇孔子曰小辯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

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

不當遷于股周公不當營洛邑盤庚都歌遷於股文王都鄆武王都鄴周公輔成王營洛邑陛下

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

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劉放曰有詔詔太子案文多一詔字孝宣皇帝在人閒

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

與石渠謂以藏祕書在未央殿北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章玄成梁丘賀等講論五經於石渠也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

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眾至於拜

下則違之論語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何晏注云麻冕緇布冠也古績麻三十升以為之純絲也

絲易成故從儉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

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離朱黃帝時明目者也一號離莫慎子曰離朱

之明察毫末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桓譚新論曰晉師曠善知音衛靈公將之於百步之外師曠不為新聲易耳香宿於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召師曠告之

曰為我聽焉之曰臣得之矣遂之晉晉平公饗之酒酣靈公曰有新聲願奏之乃令師涓鼓琴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

方今干戈少

後漢書列傳卷之二十六

東元

八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明戎事略戢。留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洮汰猶洗濯也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褐織毛為布。貧者之服也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謹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言以臣為師。以臣為賓也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己。聽於冢宰。論語文也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蕭何為相國。高帝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太宗假宰輔之權。宗太

操國柄。以偷天下。偷竊也况己自喻。不信群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為明。微訐為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王莽時。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為世戮。董忠為王莽大司馬。共劉歆等謀誅莽。事發覺死也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尙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史記曰。伯禽封魯。周公戒之曰。我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文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亦不賤矣。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人汝無以國驕人也不聞其崇刺舉。務篤察也。方今四方尙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宣下其議。司察猶督察也李通罷。元後復辟司徒歐陽歆府。數陳當世便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以病去。年老卒於家。子堅卿有文章。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九世祖誼。文帝時為梁王太傅。文為

帝子梁王楫之傳也。曾祖父光為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洛陽徙焉。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

塗暉。風俗通曰。塗姓。塗山氏之後。暉字子真。受尚書於胡常。見前書。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

二十一篇。達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為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

梁見前。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

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儼儼有大節。愷樂也。悌也。

易也。言有和樂簡易之德也。儼儼卓異也。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左氏二十

十一篇也。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秘館。時有神雀集宮

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臨邑東郡縣也。復齊武王伯升

孫北海王與子。復不能對。薦達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達。問之。對曰。昔武

王終父之業。鸞鷲在岐。鸞鷲鳳之別名也。周大夫內史過對周惠王曰。周之興也。鸞鷲鳴于岐山。事見國語。宣帝威

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仍頻也。宣帝時神雀再見。改為帝勅年號。後匈奴降服。呼韓入朝也。帝勅

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

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達入講

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達說。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

傳者。達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

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

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

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左傳宋人執鄭祭仲。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許之。遂出

誘被拘。廢長立少。故書名罪之。公羊傳曰。祭仲者何。鄭之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知權奈何。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

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左傳紀季以鄆入于齊。紀侯大去其國。買達以爲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

罪奈何。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左傳楚平王將殺伍奢。召伍奢子伍尚伍員曰。來吾免

而父。尚謂員曰。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父。不可棄名。不

可廢子胥。奔吳。遂以吳師入郢。卒復父讎。公羊傳曰。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公羊

不許子胥復讎。是不深父也。左傳曰。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禮行則思義。公羊傳冬黑。以濫來奔。又何以無邾。黑通濫也。曷爲其相殊絕。固

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賢者就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

其相殊絕。固

禮行則思義。公羊傳冬黑。以濫來奔。又何以無邾。黑通濫也。曷爲其相殊絕。固

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賢者就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

禮行則思義。公羊傳冬黑。以濫來奔。又何以無邾。黑通濫也。曷爲其相殊絕。固

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賢者就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

禮行則思義。公羊傳冬黑。以濫來奔。又何以無邾。黑通濫也。曷爲其相殊絕。固

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賢者就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

以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

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詰藏之祕書建平中

哀帝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特其義

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排擯却也劉歆建立左氏哀帝

不肯置對歆乃移書太常以責之故被排擯事見前書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為河內太守

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與立左氏

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

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

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左傳曰翼戴天子加之以恭又曰君命天也天可

曰弄父之命惡用子矣以有無父之國則可崇君父卑臣子也左氏王人雖微序在

諸侯之上又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未大必折尾大不掉是強幹弱枝也又曰

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史記曰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

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施讎孟喜梁丘賀也尚書

歐陽復有大小夏侯歐陽和伯大夏侯勝小夏侯建也並見前書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

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

春秋晉大夫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五經家皆言顯

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史記曰黃帝崩其孫昌意之子立是為帝顓

農師以土德王即顓頊當為金德高辛為水德堯為木德漢承堯後自然不得為火德也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

讖所謂帝宣也左氏傳曰黃帝氏以雲紀少昊氏以鳥紀是以少昊代黃帝也

吳氏少朱宣少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

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改元謂改建

和元年正曆謂元和二年始用四分曆也

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雜遝言多也章帝時鳳皇見

二十九黃龍三十四神雀白燕等史官不可勝紀見東觀記猶朝夕恪勤遊情六藝研機綜微靡不

審覈覈實也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廢學謂左

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達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

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公羊高作春秋傳號曰公羊春秋嚴彭祖顏安樂俱

與簡紙經傳各一通竹簡及紙也達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

後漢書列傳卷之二十六

十一

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

無人。事於外。無人事謂不廣交通也。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屢空也。空乏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卒餓死也。逵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

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書。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帝

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韓固齊人也。為齊詩。申公魯人也。為魯詩。韓嬰為韓詩。毛其為毛詩。故謂事之指意也。遷逵為衛士令。北宮衛士令一人。掌南北宮。沃比六百石。見續漢志也。

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

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

千乘王仇。章帝子也。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和帝即位。永元

三年。以逵為左中郎將。八年。復為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

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即徵之。

並蒙優禮。均字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

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祝。詛也。東觀記曰。爭曲直者。輒言敢祝少賓。平心不直者。終不敢祝也。

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以老病乞身。帝賜以大夫祿。歸鄉

里。郁字叔異。性仁孝。東觀記曰。郁年五歲。母病不能食。郁常抱持啼泣。及親

歿。遂隱處山澤。後累遷為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者

八九千戶。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誅書

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稱為通論。應劭風俗通義曰。授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綱紀國體。原本要化。此通儒也。

然不修小節。當世以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永元

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二。朝廷感惜。除兩子為太子舍人。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亦徒有以焉爾。賈言

鄭雖為儒宗。而不為帝所重。故曰。亦徒有以焉爾。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與以遜辭。僅免。賈

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賈逵附會文致。謂引左氏明漢為堯後也。世主以此論學。悲矣

哉。言時主不重經。而重識也。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子讓。雖出入飲食。自

然合禮。鄉人號為張曾孝。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焉。饒猶益也。後就長水校尉樊

儵。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

名。市宅其傍，以就學焉。舉孝廉。光祿主事。稍遷。光祿動之主事也。見漢官。永

元中，為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後為潁川

太守。松為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

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初，霸以樊儵、刪、嚴氏

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霸始到，越賊

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

卒之力。童謠曰：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視事三年，謂掾

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史記蔡澤之辭。

也。易豐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也。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後徵，四遷為侍中。

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鸞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為交。霸

逡巡不荅。眾人笑其不識時務。後當為五更，會疾卒。年七十。遺

勅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贏博，因坎路側，遂為葬焉。贏博，二縣名，屬泰山。

郡。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於贏博之間，因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足藏髮

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

加己，直為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因遂家焉。將作大匠

翟酺等與諸門人追錄本行，謚曰憲文。中子楷

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

黨夙儒，偕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及貴戚之家，皆

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

以為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

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

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五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

漢安元年，順帝特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憲，

操擬夷齊。原憲，魯人，字子思，孔子弟子。清約守節，貧而樂道。輕貴樂賤，竄跡幽蔽，高志確然。

後漢書列傳卷之六十一

張楷

張楷

張楷

張楷

獨拔群俗。前此徵命。盤桓未至。將主者翫習於常。優賢不足。使其難進歟。郡時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為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即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恒諷誦經籍。作尚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還家。建和三年。詔安車備禮聘之。辭以篤疾不行。年七十。終於家。子陵。

陵字處沖。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勅羽林虎賁奪冀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為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陵弟玄。

玄字處虛。沉深有才略。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溫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玄乃歎曰。事行則為福。不行則為賊。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欲飲之。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為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今知之。左傳曰。言出於口。入於爾耳。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山在今汝州南。及董卓秉政。聞之。辟以為掾。舉待御史。不就。卓臨之以兵。不得已彊起。至輪氏。道病終。輪氏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洛州洛陽縣。

南城西

贊曰。中世儒門。賈鄭名學。衆馳一介。爭禮讎幄。一介單使也。左傳曰。幄謂匈奴也。升元守經。義偏情較。霸貴知止。辭交戚里。公超善術。所舍成市。

後漢書列傳第二十六

後漢書列傳第二十七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桓榮丁鴻傳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續漢書曰。榮本齊人。遷于龍亢。至榮六葉。東觀

立族命氏焉。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朱普字公文。受

士徒衆尤盛。見前書。貧窶無資。字林曰。囊空也。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

闕家園。至王莽篡位。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

留教授。徒衆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

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輟。後復客授江淮間。建武十九年。年六

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

弟子豫章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

從音七。容反。本師爲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

善之謝承書曰何湯字仲弓豫章南昌人也榮門徒常四百餘人湯為高第以才明知名榮年四十無子湯乃去榮妻為更娶生三子榮甚重之後拜郎中守開陽門侯上徵行夜還湯開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且召詣太官賜食諸門侯皆奪體建武十六年夏旱公卿皆暴露請雨洛陽令著車蓋出門湯將衛士鈞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嘗嘆曰越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謂也湯以明拜為

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劉放曰案文每朝會輒令榮於公

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

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闕揚州從事阜

弘帝曰俞往汝諸續漢書曰闕字作明俞然也然其所舉勅令往言以能和諧此官謝承書曰阜弘字秦卿吳郡人也家代為冠族少有英

才與桓榮相善子微至司徒長史也因拜榮為博士引闕弘為議郎車駕幸太學會

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温恭有蘊藉蘊藉猶言寬博有餘也蘊音於問反辯

明經義每以禮讓相狀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狀服也音一葉反

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吹管奏雅頌也後榮入會庭

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

真儒生也以是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積五年榮薦門下

生九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且一人而已榮嘗瘳病太子朝夕

遣中傅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

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後病愈復入侍講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

可傅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

可言可任也傅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

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

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

太子太傅而以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

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可不勉哉榮以太子經學成

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

萬分今皇太子以聰叡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

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

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續漢書曰三公東西曹掾四百石餘掾比二百石歸猶謝也太子

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

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此上二句。周易之辭。與音預。况以不

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前書。丁寬受學於田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東矣。是先師謝弟子。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韓

外傳曰。孔子行。見旱魚。哭。孔子曰。子非有喪。何哭也。旱魚曰。吾少而好學。周流諸侯。以沒吾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見者。親也。孔子曰。弟子識之。於是門人辭歸者十有三也。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

體。史記曰。伏聞太后玉體不安。君子於玉比德。故以言也。三十年。拜為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我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

之為利。乃若是哉。東觀漢記曰。榮為太常。元卿來候榮。榮諸弟子謂曰。平生笑盡氣力。今何如。元卿曰。我安能知此哉。顯宗即位。尊以師禮。甚見親重。拜二子為郎。榮年踰八十。自以衰老。

數上書乞身。輒加賞賜。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

執業。每言輒曰。大師在是。東觀漢記曰。時執經生避位。發難。上謙曰。大師在是也。既罷。悉以太官

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榮為五更三雍宮也。謂明堂。靈臺。辟雍。前書音義曰。皆叶天人雍和之氣。為之。故謂三雍。五更。解見明紀。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

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下說。謂下語。而講說之也。乃封榮為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東觀漢記曰。榮以尙書授朕。十有餘年。詩云。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乃封之。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

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

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首陽山在

今偃師縣西北也。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華嶠書曰。榮弟。子郁嗣。華嶠書曰。榮長子。子郁嗣。雍早卒。小子郁嗣。

論曰。張佚。許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眾。義動明后。知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為之懷恥。秦兵圍趙。時魯仲連在趙。因說令退兵。平原君趙勝。乃以千金為仲

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為之懷恥。秦兵圍趙。時魯仲連在趙。因說令退兵。平原君趙勝。乃以千金為仲

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能排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受爵不讓風

人所以興歌詩小雅角弓篇曰受爵不讓而佚廷議戚授自居全德

食子有功見疑西巴放寬以罪作傳並解見吳漢傳蓋推仁審偽本乎其

情君人者能以此察則真邪幾於辦矣幾近也音

郁字仲恩少以父任為郎敦厚篤學傳父業以尚書教授門徒

常數百人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顯宗不許不得已

受封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常居中

論經書問以政事稍遷待中東觀記曰永平十四年為議郎遷待中也帝自制五家要

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華嶠書曰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謂

王各奉賀致禮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錄東觀記曰皇太子賜郁鞍馬刀

即位郁以母憂乞身詔聽以待中行服華嶠書曰郁上書乞身天子憂

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

曰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

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

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

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自禮記以下至此以上皆大戴禮之文也切而不勤

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韋賢字長

訓亦講禁中酬等並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

後漢書列傳卷二十七

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為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為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頃之轉為侍中奉車都尉。永元四年。代丁鴻為太常。明年病卒。郁教授二帝。恩寵甚篤。賞賜前後數百千萬。顯於當世。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鄧鸞傳曰。朱寵字仲威。京兆人也。篤行好學。從桓榮授尚書。位至太尉。

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長音直。亮反。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子普嗣。傳爵至曾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華嶠書曰。郁六子。普延焉。後鄧良。普嗣侯。傳國至曾孫絕。鄧良子孫皆傳學有才能。孫鸞。曾孫彬。並知名焉。字叔元。少以父任為郎。明經篤行。有名稱。永初元年。入授安帝。三遷為侍中步兵校尉。永寧中。順帝立為皇太子。以焉為太

子少傅。月餘。遷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祿大夫。遷太常。時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焉與太僕來歷。廷尉張皓。諫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順帝即位。拜太傅。與太尉朱寵。並錄尚書事。焉復入授經禁中。因讜見建言。宜引三公尚書入省事。省猶視事。帝從之。以焉前廷議守正。封陽平侯。固讓不受。視事三年。坐辟召禁錮者為吏免。復拜光祿大夫。陽嘉二年。代來歷為大鴻臚。數日。遷為太常。永和五年。代王龔為太尉。漢安元年。以日食免。明年卒於家。弟子傳業者數百人。黃瓊楊賜。最為顯貴。焉孫典。華嶠書曰。焉長子。早卒。中子順。順子典。

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華嶠書曰。典十二喪。父母事叔母如事親。立廉操。不取於人。門生故吏問遺。一無所受也。以尚書教授穎川。門徒數百人。舉孝廉為郎。居無幾。會國相王吉以罪被誅。沛和。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為立祠堂。盡禮而去。辟司徒袁隗府。舉高第。拜侍御

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劉攽曰案典為御史常乘驄

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及黃巾賊起榮

陽典奉使督軍賊破還以牾宦官賞不行在御史七年不調華

書作後出為郎靈帝崩大將軍何進秉政典與同謀議三遷羽

林中郎將華嶠書曰遷平津都尉鈞盾令羽林中郎將也○劉攽曰案平津非郡

故知其必是獻帝即位三公奏典前與何進謀誅閹宦功雖不遂

忠義炳著詔拜家一人為郎賜錢二十萬從西入關拜御史中

丞賜爵關內侯車駕都許遷光祿勳建安六年卒官

鸞字始春焉弟子也東觀記曰鸞父少立操行襁褓糟食不求盈

餘東觀記曰鸞貞亮之性著乎幼冲學覽六經莫不貫綜推財孤以世濁州郡

多非其人恥不肯仕年四十餘時太守向苗有名迹乃舉鸞孝

廉遷為膠東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即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

淮汝之間高其義後為已吾汲二縣令東觀記曰除陳留已吾甚有

名迹諸公並薦復徵辟拜議郎○劉攽曰案徵則上徵之辟則諸府上

陳五事舉賢才審授用黜佞倖省苑囿息役賦書奏御忤內豎

故不省以病免中平元年年七十七卒于家子曄

曄字文林一名嚴東觀記尤修志介姑為司空楊賜夫人初鸞

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節從者而後入曄心非之及

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曄拒

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其貞忤若此枝堅賓客從者

皆祇直其志行一餐不受於人仕為郡功曹後舉孝廉有道方

正茂才三公並辟皆不應初平中天下亂避地會稽遂浮海客

交趾東觀記曰嚴到吳郡揚州刺史劉繇振給穀食衣服所乏者悉不受後東適

會稽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太守王朗餉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所

留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纖微不漏移居揚州從事屈豫室中庭植

樹一株遇實熟乃以竹藩樹四面風吹落兩實以繩繫著樹枝每當危亡之急其志彌

固賓客從者越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爭訟為凶人所誣遂死于合

浦獄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彬字彥林。焉之兄孫也。父鱗字元鳳。早有才惠。華嶠書曰。鄧生麟也。桓帝

初為議郎。入侍講禁中。以直道忤左右。出為許令。許縣名。今許州許昌縣也。

病免。會母終。鱗不勝哀。未祥而卒。年四十一。所著碑誄讚說書

凡二十一篇。按。摯虞文章志。麟文見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誄七首。七說一首。沛相郭府君書一首。彬少與蔡邕齊

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為郎。彬厲

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

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為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猛雅善彬等。

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以為阿黨。請取詔獄。在朝為之

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以廢。光和元年。卒

於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傷之。所著七說及書凡三篇。蔡邕等

共論序其志。僉以為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夙早也。岐嶷。行貌也。嶷。

然有所識也。詩曰。克岐克嶷也。○劉攽曰。按。蔡邕本以早成。為一德。傳寫之誤。反以岐嶷在下。當云夙智岐嶷早成也。學優文麗。至通也。

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宓。絜操也。宓。下也。音烏瓜切。乃共樹碑而頌焉。

劉猛琅邪人。桓帝時為宗正。直道不容。自免歸家。靈帝即位。太

傅陳蕃。大將軍竇憲輔政。復徵用之。

論曰。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為名儒。以取爵位。謂伏生已後。至伏湛也。中興而

桓氏尤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

皆至卿相。顯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語論

也。文為人者。憑譽以顯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

豈其為己乎。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綝字幼春。王莽末。守潁陽尉。世

祖略地潁陽。潁陽城守不下。綝說其宰。遂與俱降。世祖大喜。厚

加賞勞。以綝為偏將軍。因從征伐。綝將兵先度河。移檄郡國。攻

營略地。下河南陳留潁川二十一縣。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

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綝願封本鄉。或

謂綝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勅其子。受封

必求境圻之地

孫叔敖楚相也境圻瘠薄之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封汝必無居地利也楚越之間有寢丘者甚惡可長有以食也見呂氏

春秋

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食

邑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

而明章句善論難為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

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

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縗經於冢廬而逃去留

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也弱少生不供養死不

飯哈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也任堪前上疾狀

願辭爵仲公仲公盛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

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

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乃止而讓之曰昔

伯夷吳札亂世以權行故得申其志耳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弟叔齊

夢之季子也諸兄欲讓其國季子乃舍其室而耕皆是權時春秋之義不以家

事廢王事

春秋備靈公卒孫輒立父蒯聩與輒爭國公羊傳曰輒者曷為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於王命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

之墓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

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續漢書載駿書曰臣聞武王克殷封比

封之表善顯仁為國之砥礪也伏見丁永平十年詔徵鴻至即召見說文

鴻經明行修志節清妙由是上賢之也

侯之命篇周平王東遷洛邑晉文侯仇有輔佐之功平王賜賜御衣及綬

稟食公車稟給也公車署名公車所在因以名與博士同禮頃之拜侍

中十三年兼射聲校尉建初四年徙封魯陽鄉侯東觀記曰魯陽

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

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廣平王羨明帝子也東觀記曰與太常樓望少府成封

立觀因以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

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

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東觀記曰上歎嗟其才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賜

錢二十萬續漢書亦同而此書獨作時人歎也

數受賞賜擢徙校書○劉放曰案漢校書者郎官而已鴻已為二字遂代成

封為少府門下由是益盛遠方至數千人彭城劉愷北海巴茂

九江朱偃皆至公卿元和三年徙封馬亭鄉侯東觀記曰元和二年

府從上奏曰臣聞古之帝王統治天下五載巡狩至于岱宗柴祭於天望秩山川協時

月正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陛下尊履蒸蒸奉承弘業祀五帝於明堂配以光武二

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太山嘉澤降澍柴祭之日白氣上升與燎煙合黃鵠翔翔所謂

神人以和蒼籥之休符也上善焉又曰以廬江郡為六安國所以徙封為馬亭侯

和帝即位遷太常永元四年代袁安為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

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

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

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

黨類強盛侵奪主勢則日月薄食周室衰謂幽王時也皇甫即幽王后之

伯維宰仲允膳夫其類非一故言之屬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

醜十月之交詩小雅篇名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月交

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也日辰之義日為君辰為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

侵金故甚惡也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

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劉向上書云弑君三十六今據春秋與劉

二蓋誤也威柄謂周禮之八柄即爵祿生置予奪廢誅也利覽觀往古近察漢

器謂國之權勢假借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

輿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

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三桓謂季孫氏叔孫氏仲孫氏

並專權魯國至魯昭公遂為季氏所逐平子乃攝行君事田氏陳敬仲之後因自陳奔

齊改為田氏遂執齊政至田和乃篡齊六卿謂晉之智氏中行氏范氏韓氏趙氏魏氏

並專晉政韓趙魏卒三分晉國也諸呂謂呂產呂祿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

其德不得行其勢也言親賢兼重方可執政孟子曰有伊今大將軍雖

欲勅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

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勅不敢便去久者至數

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

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閉者月滿先

節過望不虧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故言見戒也月滿先節謂未及望此臣驕

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詩大雅也。雷電震耀天怒也。戲豫猶逸豫也。不敢自逸所以敬天也。

若勅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

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為左官外附之臣。

前書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左官者，人道尚右，舍天子而事諸

侯為左官，外附謂背正法而附私家。

依託權門，傾覆詔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

誅。聞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歛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

辜。故海內貪猾競為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

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

三光日月星也。天道尚剛，周易曰：乾健也。天道終日乾乾，是其剛也。

王不可以不

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書奏，十餘

日。帝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於是收寶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

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鴻與司

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

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

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

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六年，鴻薨，賜贈有加常禮。子湛嗣。湛

卒。子浮嗣。浮卒。子夏嗣。

東觀記及續漢書夏字作夔也。

論曰：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

此上論謂載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泰伯

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

廉，懦夫有立志。若乃泰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率絜情以去國，

並未有其讓也。

違去也。未始猶未嘗也。言泰伯伯夷率性清絜，超然去國，未嘗故有求讓之名。

故泰伯稱至

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

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

徇營也。言二子非故立讓風，以求聲譽，故至德稱於前古，後代之人直欲營慕其名，而昧其深致，所以激

射詭譎之行生而取與之問多詐妄矣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

己厚其名於義不亦薄乎彪讓國異母弟荆及鳳愷以國讓弟憲帝皆許焉弟不當襲爵故言非服而彪愷豈獨受美名而陷

弟於不義也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

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

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徇

名者焉

贊曰五更待問應若鳴鐘禮記曰夙夜強學以待問又曰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

容而後盡其聲不善若問者反此也庭列輜駕堂修禮容穆穆帝則擁經以從從就

丁鴻翼翼讓而不飾高論白虎深言日食春秋經書日有食之杜預注云日食者月掩日聖人不

不言月掩日而以日食為文闕於所不見也

後漢書列傳第二十七

後漢書列傳第二十八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張法滕馮度楊傳

張宗字諸君南陽魯陽人也王莽時為縣陽泉鄉佐續漢書曰鄉賦

會莽敗義兵起宗乃率陽泉民三四百人起兵略地西至長

安更始以宗為偏將軍宗見更始政亂因將家屬客安邑及大

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宗詣禹自歸禹聞宗素多權謀乃表為

偏將軍禹軍到柁邑赤眉大眾且至禹以柁邑不足守欲引師

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

署其前後亂著筒中令各探之笥以竹為之鄭玄注禮記云圓曰箠方曰笥宗獨不肯探

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

營柁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

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留爲後拒。諸營既引兵。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以小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勢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卻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及還到長安。宗夜將銳士入城。襲赤眉。中矛貫胛。胛背上也。兩膊間。又轉攻諸營保。爲流矢所激。皆幾至於死。及鄧禹徵還。光武以宗爲京輔都尉。秦每郡有尉一人。典兵禁景帝更名都尉。武帝元鼎四年。置京輔都尉各一人。二千石。見前書也。○劉放曰。秦武帝置三輔都尉。此注下文。又有各字。明脫左右輔三字。將突騎。與征西大將軍馮異共擊關中諸營保。破之。遷河南都尉。建武六年。都尉官省。并太中大夫。八年。潁川桑中盜賊群起。宗將兵擊定之。後青冀盜賊屯聚山澤。宗以謁者督諸郡兵討平之。十六年。琅邪北海盜賊復起。宗督二郡兵討之。乃設方略。明購賞。皆悉破散。於是沛楚東海臨淮群賊懼其威武。相捕斬者數千人。青徐震慄。後遷琅邪相。其政好嚴猛。敢殺伐。永平二年。卒於官。

法雄字文彊。扶風郿人也。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孫不敢稱田姓。故以法爲氏。法章齊潛王子也。法章子建立爲秦所滅。見史記。宣帝時。徙三輔。世爲二千石。雄初仕郡功曹。續漢志曰。郡皆置諸曹掾。史功曹史主選功勞也。辟太傅張禹府。舉

雄高第。除平氏長。平氏縣屬南陽郡。故城今唐州平氏縣也。善政事。好發擿姦伏。盜賊稀發。吏人畏愛之。南陽太守鮑得。上其理狀。遷宛陵令。永初三年。

海賊張伯路等三千餘人。冠赤幘。服絳衣。自稱將軍。寇濱海九郡。殺二千石令長。初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明年。伯路復與平原劉文河等三百餘人。稱使者。

攻厭次城。殺長吏。厭次今棗州縣是也。轉入高唐。高唐今博州縣。燒官寺。出繫囚。渠帥皆稱將軍。共朝謁伯路。伯路冠五梁冠。佩印綬。漢官儀曰。諸侯冠進賢三

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乃徵雄爲青州刺史。與王宗并力。梁卿大夫尙書二千石冠兩梁。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無五梁制者也。黨衆浸盛。乃遣御史中丞王宗持

後漢書卷之八十一

討之。連戰破賊。斬首溺死者數百人。餘皆奔走。收器械財物甚衆。會赦詔到。賊猶以軍甲未解。不敢歸降。於是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議。皆以爲當遂擊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史記范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浮海。深入遠島。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勢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卽罷兵。賊聞大喜。乃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賊復驚恐。遁走遼東。止海島上。五年春。乏食。復抄東萊閒。雄率郡兵擊破之。賊逃還遼東。遼東人李久等共斬平之。於是州界清靜。雄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僞。長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綬去。在州四年。遷南郡太守。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濱帶江沔。水經曰。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漢音夷。又有雲夢藪澤。雲夢澤今在安州。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

猛獸不擾。

禮記曰。大道之行。四靈以爲畜。龍以爲畜。故魚鼈不塗。風以爲畜。故鳥不獮。麟以爲畜。故獸不狘。是不擾之也。

皆由恩信。

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罪。不得

妄捕山林。

檻謂捕獸之機也。穿謂穿地陷獸也。

是後虎害稍息。人以獲安。在郡數歲。

歲常豐稔。

稔熟也。

初平中。卒官。子真在逸人傳。

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爲涿令。有文武才用。

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

續漢志。涿郡領七縣。除涿以外。有遼。故安。范陽。良鄉。北新城。方城。六縣。使撫兼

也。風政修明。流愛于人。在事七年。道不拾遺。順帝末。揚徐盜賊。

群起。磐牙連歲。

磐牙謂相連結。

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

屯據歷陽。

歷陽今和州縣。

爲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將兵。督揚州。

刺史尹燿。九江太守鄧顯討之。燿顯軍敗。爲賊所殺。又陰陵人。

徐鳳馬勉等復寇郡縣。殺略吏人。鳳衣絳衣。帶黑綬。稱無上將。

軍。勉皮冠黃衣。帶玉印。稱皇帝。築營於當塗山中。

當塗縣之山也。在今宣州。

乃建年號。置百官。遣別帥黃虎攻沒合肥。

合肥故城在今廬州北也。明年。廣陵

賊張嬰等復聚眾數千人。反據廣陵。朝廷博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拜為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梁太后慮群賊屯結。諸將不能制。又議遣太尉李固。未及行。會撫等進擊大破之。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遂將餘眾。攻燒東城縣。東城縣故城在今蒙州定遠縣東南。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伏擊。鳳斬之。封安為平鄉侯。邑三千戶。拜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撫復進擊張嬰。斬獲千餘人。趙序坐畏懦不進。詐增首級。徵還棄市。又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攻九江殺郡守。撫乘勝進擊破之。斬孟等三千八百級。虜獲七百餘人。牛馬財物。不可勝算。於是東南悉平。振旅而還。以撫為左馮翊。除一子為郎。撫所得賞賜。盡分於麾下。性方直。不交權勢。宦官懷忿。及論功當封。太尉胡廣時錄尚書事。承旨奏黜撫。天下怨之。卒於家。

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也。

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東北緄音古本反

少學春秋司馬

兵法

謝承書曰。緄學公羊春秋。史記曰。司馬。饒。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當景公時。善用兵。至齊威王時。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饒。苴其中。號曰。司馬。饒。苴也。

父煥。安帝時。為幽州刺史。疾忌姦惡。數致其罪。時玄菟太守姚光。亦失人和。建光元年。怨者乃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以事自上。甘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為。徵奮抵罪。會煥病死獄中。帝愍之。賜煥光錢各十萬。以子為郎中。緄由是知名。家富好施。賑赴窮急。為州里所歸愛。初舉孝廉。七遷為廣漢屬國都尉。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以緄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破群賊。遷隴西太守。後鮮卑寇邊。以緄為遼東太守。曉諭降集。虜皆弭散。弭止也。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所在立威刑。遷廷尉太常。時長沙蠻寇益陽。

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眾轉盛。而零陵蠻賊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夷悉反。寇掠江陵間。荊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並奔走。荆南皆沒。於是拜緄為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詔策緄曰。蠻夷猾夏。久不討攝。提也。書曰。各焚都城。蹈籍官人。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竄。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師。六師猶六軍也。以修我戎也。前代陳湯馮傳之徒。以寡擊衆。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元諸國兵四萬人。誅斬鄧支單于。傳曾長安。懸於藁街。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宣帝時。以衛尉持節。送大宛諸國客。到伊修城。時莎車王萬年殺漢使者。子明乃以節告諸國王。發兵五千人。擊莎車。殺其王。傳首詣長安。傅介子北地人。昭帝時。為平樂監。時樓蘭國數反覆。霍光遣介子與士卒。齎金幣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與介子飲。乃令壯士二人刺殺之。持首詣闕。鄧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街。夜郎西南夷之國也。成命。祥柯太守陳立。行縣至夜郎。召與。與從邑君數十人。見立。立數責。因斷與頭。衛霍案夜郎王首。不傳京師。殺之者。陳立又非陳湯馮傳。此蓋泛論誅戮戎夷耳。衛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將軍所究覽也。衛青霍去病俱出擊匈奴。青至真顏山。斬首九千級。去病斬首七萬餘級。次封狼居胥。今非將軍。誰與修復前迹。進赴之宜。權時之策。將軍

一之。出郊之事。不復內御。一猶專也。言出郊以外。不復由內制御也。淮南子。曰。凡命將主親授鏡。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將軍不可從中御也。已命有司。祖于國門。祖道祭也。鄭玄注禮記云。天子九也。遠郊門也。近郊門也。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闕如虓虎。敷敦淮濱。仍執醜虜。將軍其勉之。詩大雅也。當周宣王時。徐方淮夷反叛。宣王乃進其虎猛醜衆也。仍因也。言布兵敦逼淮水之涯。因執得衆虜。引詩誠緄令其勉也。時天下飢饉。帑藏虛盡。每出征伐。常減公卿奉祿。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宦官輒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為所中。乃上疏曰。勢得容姦。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莊子曰。孔子與柳下季為友。弟名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侵暴。諸侯驛人馬牛。取人婦女。貪得無親。萬人苦之。故樂羊陳功。文侯示以謗書。樂羊魏將軍也。史記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曰。此非臣之功也。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賞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緄。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營道今道州縣也。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荊州平定。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以為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監軍使者張敞承宦官旨奏緹。將傅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於江陵刻石記功。請下吏案理。尚書令黃儁奏議。以為罪無正法。不合致糾。會長沙賊復起。攻桂陽武陵。緹以軍還。盜賊復發。策免。頃之拜將作大匠。轉河南尹。上言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為牧人職。帝不納。復為廷尉。時山陽太守單遷以罪繫獄。緹考致其死。遷故車騎將軍單超之弟。中官相黨。遂共誹章。誣緹坐與司隸校尉李膺大司農劉祐俱輸左校。應奉上疏理緹等得免。後拜屯騎校尉。復為廷尉。卒於官。緹弟允清白有孝行。能理尚書善推步之術。推步謂究日月五星之度昏且節氣之差拜降虜校尉。終於家。承謝書曰緹子繁舉孝廉除郎中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修學行。不為鄉里所推舉。續漢書曰尚少喪父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書為吏清潔有文武才略與此不同積困窮。乃為宦者同郡侯覽

視田得為郡上計吏。拜郎中。除上虞長。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為政嚴

峻。明於發擿姦非。吏人謂之神明。謝承書曰尚進善愛人坐以待旦擢門下書佐朱儁恒歎述之以為有非凡之

操備後官至車騎將軍遠近奇尚有人之鑒遷文安令。文安縣故城在今瀛州文安縣東北遇時疾疫。穀貴人

飢。尚開倉廩給營救疾者。百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甚奇之。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

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

沒。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討之。不能剋。豫章艾縣民六百餘人。

應募而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益陽縣在今益陽縣東

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書朱穆舉尚。

自右校令擢為荊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

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

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

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

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眾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悉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眾聞咸憤踊，尚勅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群寇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時荆州兵朱蓋等征戍役久，財常不贍，忿恚復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郡縣。太守任胤棄城走，賊眾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是尚為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一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沙太守抗徐

等發諸郡兵，并勢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詔賜尚錢百萬。餘人各有差，時抗徐與尚俱為名將，數有功。徐字伯徐，丹陽人。鄉邦稱其膽智。初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宣城縣故城在今宣州南陵縣東，椎獨髻也。音直，迥反。鳥語謂語聲似鳥也。書曰：鳥夷卉服。由是境內無復盜賊。後為中郎將，宗資別部司馬，擊太山賊公孫舉等，破平之，斬首三千餘級，封烏程東鄉侯，五百戶。烏程今湖州縣。遷太山都尉。寇盜望風奔亡。及在長沙，宿賊皆平。卒於官。桓帝下詔追增封徐五百戶，并前千戶。復以尚為荆州刺史。尚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為己負，乃僞上言：「蒼梧賊入荆州界，於是徵交阯刺史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自列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荆州，餘黨散入交阯，磐身嬰甲冑，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燼鳥竄，冒遁還奔。荆州刺史度

尚懼磬先言怖畏罪戾罪也伏奏見認磬備位方伯為國爪牙

爪牙以猛獸為喻言為國之扞衛也詩曰新天子王之爪牙也而為尚所枉受罪牢獄大事有虛實

放曰案文大當作夫法有是非磬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

之恥生為惡吏死為徹鬼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真偽

尚不徵者磬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

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磬字子石丹陽人以

清白稱終於廬江太守尚後為遼東太守數月鮮卑率兵攻尚

與戰破之戎狄憚畏年五十延熹九年卒於官

楊璇字機平會稽烏傷人也高祖父茂本河東人從光武征伐

為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封三世有罪國

除因而家焉父扶交陞刺史有理能名兄喬為尚書容儀偉麗

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水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

不食七日而死璇初舉孝廉稍遷靈帝時為零陵太守是時蒼

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眾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

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排囊即今囊袋也排音蒲拜反繫布索於

馬尾又為兵車專轂弓弩刻共會戰劉攽曰案已言會戰何用共字蓋本是期字誤作其遂轉作共也

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

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追逐傷

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身惡荆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

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璇防禁

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為章具陳破賊形勢又言凱

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

罪璇三遷為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後尚書令張温特

表薦之徵拜尚書僕射以病乞骸骨卒於家

論曰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寇攘浸橫緣隙而生剽人盜邑者不

閱時月闕息假署皇王者蓋以十數或託驗神道或矯妄冕服

然其雄渠魁長。未有聞焉。猶至壘盈四郊。奔命首尾。

壘軍壁也。禮記曰。四郊多

壘。卿大夫之辱。奔命謂有命即奔赴之。左傳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也。

若夫數將者。並宜力勤慮。以勞定

國。宣布也。尚書曰。宣力四方。禮記曰。以勞定國。則祀之。

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景風至則行賞

解見和紀。甄明也。膚受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深。知其情核者也。孔子曰。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明矣。

以此而推政道。難乎以

免。論語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贊曰。張宗裨禹。敢殿後拒。

殿音丁。見反。

江淮海岱。虔劉寇阻。虔劉皆殺也。其

誰清之。雄尚緝撫。璇能用譎。亦云振旅。

後漢書列傳第二十八

後漢書列傳第二十九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傳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天配

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

飲水。孝也。

事見禮記。啜音昌。悅反。廣雅云。啜食也。

夫鍾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論語

孔子曰。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言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鍾鼓而已。然而不可去。鍾鼓去音丘呂反。

三牲非致孝之主。而

養不可廢。

孝經曰。雖日用三牲。猶為不孝。言孝子者。以和顏悅色為難也。非謂三牲而已。然不可闕甘旨。

存器而忘本。樂

之道也。

通失也。言盛飾鍾饒之器。而忘移風之本。是失樂之意也。

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

傷行。孝之累也。

不義而崇養。更為親憂。是孝之累也。

脩己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

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

鄰之性。

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也。

夫患水菽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恥

祿親也

干求也。謂不以道求祿。故可恥也。

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

養也。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

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檄召書也。東觀記曰。義為安陽尉。府檄到。當守令也。義奉

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

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

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

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韓詩外傳。曾子曰。任重道遠。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

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

加賜羊酒。壽終于家。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常。好學篤行。喪母以

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

歐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

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

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

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頓猶廢也。曰。吾少時所理

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

破其產。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

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告請假也。漢制。吏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

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病。謂之賜告也。年八十餘。以壽終。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為行。行

信於心。而感於人。以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能以孝養也。若夫

江革劉般數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撰其行事著于篇。自此已上。並華嶠之

也。詞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本名曠。顯宗後。改為平。王莽時。為

郡吏。守菑丘長。菑丘縣屬彭城國。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賊。輒令

平守之。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稱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

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

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

養。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

養。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

養。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

養。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

養。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

養。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

養。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

養。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

養。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

養。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

養。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

養。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

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

餓賊將烹。○劉攽曰案文少一之字平叩頭曰。今日為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為

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食音嗣下同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

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眾

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乃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

得全。建武初。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平時復

為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十創。困頓不知所為。號泣請曰。願

以身代府君。賊乃斂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

絕。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乃裹

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

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全椒縣屬

九江。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

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所或作何唯班詔書而去。

後以病免。顯宗初。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薦平及琅邪王望。東

萊王扶。曰。臣竊見琅邪王望。楚國劉曠。東萊王扶。皆年七十。執

性恬淡。所居之處。邑里化之。脩身行義。應在朝次。臣誠不足知

人。竊慕推士進賢之義。書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錢。至皆拜

議郎。並數引見。平再遷侍中。永平三年。拜宗正。數薦達名士承

官。郇恁等。恁字君大。見黃憲傳。恁音人。甚反。在位八年。以老病。上疏乞骸骨。卒於

家。

王望字慈卿。客授會稽。自議郎遷青州刺史。甚有威名。是時州

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

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劉攽曰。按稟者。稟也。稟給穀也。明此當作稟。為作

褐衣。許慎注。淮南子曰。楚人謂袍為短褐。事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

議其罪。時公卿皆以為望之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

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談。

春秋楚子圍宋宋人及楚人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埋而闕宋城宋華元亦乘墮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諾吾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王曰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劉攽曰春秋之義以爲美談案文當作義之春秋之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細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嘉意議赦而不罪

王扶字子元掖人也按今萊州縣少脩節行客居琅邪不其縣所止

聚落化其德小於鄉曰聚廣雅曰落居也國相張宗謁請不應欲強致之遂杖

策歸鄉里連請固病不起○劉攽曰案文當作固以病不起太傅鄧禹辟不至後

拜議郎會見恂恂似不能言恂恂恭順之貌然性沉正不可干以非義

當世高之永平中臨邑侯劉復復光武兄伯升之孫北海王與之子也著漢德頌盛稱

扶爲名臣云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也蘄音幾父普王莽時爲田禾將軍王莽時置

田禾將軍屯田北邊任孝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

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洒待之素聞孝高名故以爲長者客也洒與灑通音所

買孝既至不自名不稱名也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

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華嶠書曰孝報云三日至矣及天下

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

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糲來孝

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州郡

辟召進退必以禮舉孝廉不應永平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

行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爲御史中

丞禮亦恭謙行己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

日一就衛尉府太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

從官屬送喪歸葬後歲餘復以衛尉賜告歸卒于家孝無子拜

禮兩子爲郎時汝南有王琳巨尉者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

亂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絕弟季出遇赤眉將

後漢書列傳卷二十九 孝子 傳

爲所哺哺食之也哺音補胡反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由是顯名鄉

邑後辟司徒府薦士而退琅邪魏譚少聞者時亦爲飢寇所獲

等輩數十人皆束縛以次當烹賊見譚似謹厚獨令主爨暮輒

執縛賊有夷長公夷姓也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

食急從此去對曰譚爲諸君爨恒得遺餘餘人皆茹草萊不如

食我長公義之相曉赦遣並得俱免譚永平中爲主家令公主家令

又齊國兒萌子明兒音五兮反梁郡車成子威二人兄弟並見執於

赤眉將食之萌成叩頭乞以身代賊亦哀而兩釋焉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也淳于縣故城今在密州安丘縣東北故淳于國也善說老子

清靜不慕榮名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爲收採又見偷

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王莽末歲飢

兵起恭兄崇將爲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

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初

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常獨力田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

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爲恭曰縱我不得它人何傷墾耨不輟後

州郡連召不應遂幽居養志潛於山澤舉動周旋必由禮度建

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皆不應客隱琅邪黔陬山遂數十年黔陬縣之山也黔陬故城在今密州諸城縣東北也建初元年肅宗下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二

十四遣詣公車除爲議郎引見極日訪以政事遷侍中騎都尉

禮待甚優其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帝與之

言未嘗不稱善五年病篤使者數存問卒於官詔書褒歎賜穀

千斛刻石表閭除子孝爲太子舍人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

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

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愿謹也款誠也

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華嶠書曰語以避兵道也遂得俱全於難

革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備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必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案驗以比之。猶今貌聞也。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大正也。華嶠書曰。臨淄令揚音高之。設特席。顯異。巨孝於稠人廣衆中。親奉錢以助供養也。太守嘗備禮召革。以母老不應。及母終。至性殆滅。嘗寢伏冢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以為吏。永平初。舉孝廉為郎。補楚太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復使中傅贈送。辭不受。後數應三公命。輒去。建初初。太尉牟融舉賢良方正。再遷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遷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常使虎賁扶持。及進拜。恒目禮焉。獨視之也。時有疾。不會。輒太官送醪膳。恩寵有殊。於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無所報受。華嶠書曰。終不報書。一無所受。帝聞而益善之。後上書乞骸骨。轉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稱篤。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

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華嶠書曰。致羊一頭。酒二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劉般字伯興。宣帝之玄孫也。宣帝封子。竄於楚。是為孝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紆。紆生般。自竄至般。積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早失母。同產弟原。鄉侯平尚幼。紆親自鞠養。常與共臥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歐血。數月。亦歿。初紆襲王封。因值王莽篡位。廢為庶人。因家於彭城。般數歲而孤。獨與母居。王莽敗。天下亂。太夫人聞更始即位。太夫人般之母也。前書音義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母稱太夫人。乃將般俱奔長安。會更始敗。復與般轉側兵革中。西行上隴。遂流至武威。般雖尚少。而篤志脩行。講誦不怠。其母及諸舅。以為身寄絕域。死生未必分也。必或作分也。不宜苦精若此。數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州

以曉般。般猶不改其業。建武八年。隗囂敗。河西始通。般即將家

屬。東至洛陽。脩經學於師門。明年。光武下詔。封般為菑丘侯。奉

孝王祀。使就國。後以國屬楚王。徙封杼秋侯。杼秋縣屬梁國。杼音是與反。十九

年。行幸沛。詔問郡中諸侯行能。太守薦言般。東脩至行。為諸侯

師。東脩謂諸東脩潔也。帝聞而嘉之。乃賜般綬錢百萬。繪二百匹。二十年。

復與車駕會沛。因從還洛陽。賜穀什物。留為侍祠侯。永平元年。

以國屬沛。徙封居巢侯。居巢縣屬廬江郡也。復隨諸侯就國。數年。揚州刺史

觀恂薦般。在國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宜蒙旌顯。顯宗嘉之。十年

徵般行。執金吾事。從至南陽。還為朝侯。明年。兼屯騎校尉。時五

校官顯職閑。而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以宗室肺

腑居之。肺腑天子之親屬也。每行幸郡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帝嘗欲置常

平倉。宣帝時。大司農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之。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之。名曰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

為便。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

緣為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先是時下令。禁民

二業。謂農者不謂商賈也。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汜勝之書曰。上農區

間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種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中農區田

法方七寸。深六寸。間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丁男女種十畝。秋收粟畝得五十一

石。下農區田法。方九寸。深六寸。間相去三尺。秋收畝得二十八石。旱即以水沃之。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

之。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

率少蠶桑。民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

獵之利。為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

懇田多減。故詔勅區種。增進頃畝。以為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

多前。多於前歲。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為租。可申勅刺史二千石。務令

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罪。帝悉從之。華嶠書曰。肅宗即位。

以為長樂少府。建初二年。遷宗正。般妻卒。厚加贈贈。及賜冢塋

地於顯節陵下。般在位。數言政事。其收恤九族。行義尤著。時人

稱之。年六十。建初三年。卒。子憲嗣。憲卒。子重嗣。憲兄愷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州

愷字伯豫。以當襲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

假借也

愷猶不出。積十餘歲。

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

論語之文也。何有者言善無有也。

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

素行孝友。謙遜絜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

原本也。細收也。

而繩以循常之法。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

扶陽侯韋玄成。

玄成字少翁。韋賢。讓封於兄弘。宣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太守。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又為丞相。見前書也。

近有陵

陽侯丁鴻。鄧侯鄧彪。

鴻讓國於弟盛。和帝時。為司徒。彪讓國於弟荆。風。明帝時。為太尉。鄧音盲。

並以高行。絜

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有伯夷之節。

景慕也。詩云。景行行止。前修前賢也。楚辭曰。蹇吾法夫前修。

和帝納之。下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般爵。而稱父遺

意。致國弟憲。遁亡七年。所守彌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

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遷步兵校尉。十三年。遷宗正。免

復拜侍中。遷長水校尉。永初元年。代周章為太常。愷性篤古。貴

處士。每有徵舉。必先巖穴。論議引正。辭氣高雅。永初六年。代張

敏為司空。元初三年。代夏勤為司徒。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

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眾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

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

詔下。公卿議者。以為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為制服之科者。

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

前書杜欽曰。郎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也。

職在辯章百姓。宜美風俗。

尚書曰。九族既睦。辯章百

姓。鄭玄注云。辯別也。章明也。

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

牧守。則云不宜。

前書曰。今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樸。猶濁其源而求流清也。

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

得也。

庶教樸猶濁其源而求流清也。

太后從之。時征西校尉任尙。以姦

利被徵抵罪。尙曾副大將軍鄧騭。騭黨護之。而太尉馬英。司徒

後漢書列傳卷之二十九

李邵承望鸞旨不復先請即獨解尚臧錮愷不肯與議後尚書

案其事二府並受譴咎二府即馬英李邵朝廷以此稱之視事五歲永寧

元年稱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三十萬以千石祿歸

養河南尹常以歲八月致羊酒時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

之德帝乃遣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策罷尚書陳忠上疏薦

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前書音義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春秋股肱元首鼎足居職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協和陰

陽調訓五品五品五常之教也三公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尚書納舜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也

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眾議咸稱太常

朱伉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伉遷並為掾屬具知其能伉

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司

徒劉愷沉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

兼浩然之氣孔子曰不義而富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浩然之氣頻歷

二司舉動得禮二司謂為司徒司空以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

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景慕以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

去宰相復序上司孔光成帝時丞相哀帝時免後以日食徵詣公車復為丞相師丹哀帝時代王莽為大司馬後為大司空鄧彪明帝時為太尉章帝元和元年賜策罷和帝即位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張酺和帝永元五年為太尉後策免十五年復為司徒誠宜簡練卓異以

厭眾望書奏詔引愷拜太尉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

遂增錮二世釁及其子二代謂父子俱禁錮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尉張皓議依光比

比類也以邠類叔孫光亦錮及子也比音庇愷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公羊傳曰曹公孫會自邠出奔宋畔也曷為不言畔為公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其諱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今尚書呂刑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謂二罪俱發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但與今尚書不同耳如今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左傳曰刑濫則懼及善人劉攽曰如今使臧吏案文多一如字

非先王詳刑之意也尙書周穆王曰有邦有土告汝詳刑鄭玄注云詳審察之也有詔太尉議是視

事三年以疾乞骸骨久乃許之下河南尹禮秩如前歲餘卒于

家詔使者護喪事賜東園祕器錢五十萬布千匹少子茂字叔

盛亦好禮讓歷位出納出納謂尙書喉舌之官也出謂受上言宣於下納謂聽下言傳於上桓帝時爲司

空會司隸校尉李膺等抵罪而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瓛

下獄當死茂與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共上書訟之帝不悅有司

承旨劾奏三公茂遂坐免建寧中復爲太中大夫卒於官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徵士變之宗也變曰祖父業建武初

爲天水太守磐少游京師學古文尙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好禮

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

墳之卒章慨然而歎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尾王室如熒雖則

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乃解韋帶就孝廉

火矣猶觸昌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爲此祿仕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

長遷陽夏重合令陽夏屬淮南郡重合屬勃海郡頻歷三城皆有惠政後思母棄

官還鄉里及母歿哀至幾於毀滅服終遂廬于冢側教授門徒

常千人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喬

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術喬愛惜也滑亂也列仙傳曰方回堯時隱人

爲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末道回化而去高士傳曰堯舜各以天下讓支吾親以沒

矣從物何爲遂不應事物猶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

講論終日歲旦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

我講於陰堂之奧東南隅謂之奧陰堂幽暗之室又入其奧死之象也旣而長歎豈吾齒之盡

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槨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

幅巾斂形謂衣覆其形懸封謂直下棺不爲槨道也濯衣洗衣也編二尺四寸簡寫堯

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

終學者以爲知命焉磐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稱汝南先賢

事母至孝并桔槔朽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

取理之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

卒至

卒音千 訥反

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

也

順即心動棄薪馳歸

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為東閤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圓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為差車馬到墓所太守鮑眾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年八十終于家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也

燕故城今滑州昨城縣也古南燕之國也

父暢為博士咨少孤

有孝行州郡召舉孝廉並不就延熹元年大司農陳豨舉咨至孝有道仍遷博士靈帝初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宦者所誅咨乃謝病去太尉楊賜特辟使節巾出入請與講議以幅巾為首飾不知冠冕舉高第累遷敦煌太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為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謂盜皆慙歎跪而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益知名徵拜議郎辭疾不到詔書切讓州郡以禮發遣前後再三不得已應召復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高咨之故孝廉也咨為敦煌太守時薦高為孝廉迎路謁候咨不為留高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為時人所貴若此咨在官清簡計日受奉豪黨畏其儉節視事三年以疾自乞徵拜議郎抗疾京師劉歆曰案抗無義當是被字將終告其故吏朱祗蕭建等使薄斂素棺藉以黃壤棺中置土以藉其屍也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乃遺書勅子胤曰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以通人達士鑒茲性命以存亡為晦明死生為朝夕故其生也不為娛亡也不為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

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元氣天之氣也。貞正也。復旋也。端際也。太素太始天

無復端際者也。既已消仆。還合糞土。土為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

調其燥溼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乃有掩骼埋窆之

制。易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易

辭之文也。棺槨之造。自黃帝始。劉向曰。棺槨之作。自黃帝始。秦禮

逮于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禮記。有虞氏

氏之聖。周。殷。人。棺。槨。古。史。考。曰。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復。重。以。牆。鬻。之。節

禮。記。曰。周。人。牆。置。鬻。虛。植。曰。牆。載。棺。車。箱。也。三。禮。圖。曰。鬻。以。竹。為。之。高

二。尺。四。寸。廣。三。尺。衣。以。白。布。柄。長。五。尺。葬。時。令。人。執。之。於。柩。車。傍。也。表以旌銘

之儀。禮。記。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旗。識。招。復。含。斂。之。禮。招。復。謂

婦。人。稱。字。穀。梁。傳。曰。貝。玉。曰。含。禮。記。曰。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也。殯。葬。宅。兆。之

稱襲之數。凡。小。斂。諸。侯。大。夫。士。皆。用。復。衾。君。錦。衾。大。夫。緇。衾。士。緇。衾。又。曰。天。子。襲

稱。襲。之。數。十。二。稱。諸。侯。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小。斂。每。身。同。十。九。稱。大

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衣單。復具。曰稱。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

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以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

積陵。戰。國。營。春。秋。時。也。積。陵。謂。積。廢。陵。遲。也。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請隧。隧。謂。掘

道。王。之。葬。禮。也。諸。侯。則。懸。棺。故。請。之。也。左。傳。晉。文。公。朝。于。襄。王。請。隧。不。許。秦伯殉葬。左。傳。秦。伯。任。好。卒。任。好。秦。繆。公

殉。葬。國。人。哀。之。為。賦。黃。鳥。之。詩。也。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槨之奢。宋。司。馬。桓

與淫邪之法。國貨糜於三泉。人力單於酈墓。玩好窮於糞土。伎

巧費於窀穸。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也。秦。始。皇。初。即。位。營。葬。驪。山。役。徒。七

有。所。穿。近。矢。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上。具。天。文。以。人。魚。自。生。民。以。來。厚

終之傲。未有若此者。雖有仲尼重明。周禮自衛返魯。又定之也。墨

子勉以古道。猶不能禦也。禦。止。也。言。猶。不。能。止。其。奢。侈。墨。子。曰。古。者。聖。人。制

惡。堯。葬。邛。之。山。滿。坎。無。窆。舜。葬。紀。市。兩。葬。會。稽。皆。下。不。及。泉。上。無。遺。臭。三。王。者。豈。財。用。不。足。哉。是以華夏之士。爭相陵尙

違禮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單家竭財。以相營赴。

廢事生而營終亡替所養而為厚葬替廢也豈云聖人制禮之意

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為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然

并棺合槨以為孝愷豐貲重祿以昭惻隱穀梁傳曰衣衾曰送音遂吾所不取

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二妃娥皇女英也禮記曰舜葬於蒼梧蓋二妃未之從也豈有匹配之

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況於品庶禮所不及古人

時同即會謂呂望為太師死葬於周其子共於齊比五代皆反葬於周此時同則會也時乖則別謂葬於蒼梧二妃不從動

靜應禮臨事合宜王孫裸葬王孫者楊王孫也臨終令其子曰吾死可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既下從足脫其囊以身

親土遂裸葬見前書墨夷露骸墨夷謂為墨子之學者名夷之欲見孟子孟子曰吾聞墨之

而委之於壑見孟子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沒卷席而葬身亡不

反其尸梁伯鸞父鸞寓於北地而卒卷席而葬後出關適吳及卒葬於吳要離冢傍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

忘忠孝之道邪况我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慕薄微也

上同古人下不為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

諱所議必欲改殯以乖吾志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以悟爾心

但欲制坎令容棺槨棺歸即葬歸到東郡也平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

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吾蔑復有言矣

朱祗蕭建送喪到家謝承書曰否在京師病困故吏蕭建經營之否像自買小

後自著所有故巾單衣先置土於棺內尸其中以擁其上○劉放曰朱祗案一傳中祗祗不同當從一子胤不忍父體與土并

合欲更改殯祗建譬以顧命譬曉也於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贊曰公子長平臨寇讓生淳于仁悌巨孝以名居巢好讀遂承

家祿伯豫逡巡方迹孤竹文楚薄終喪朽惟速周能感親齋神

養福感思也謂誦詩至汝墳思養親而求仕也齋神養福謂不應辟召以壽終也左傳曰能者養之以福

後漢書列傳卷二十九

後漢書列傳第二十九

後漢書列傳第三十上 自東都主人以下分為下卷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班彪傳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為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為廣平太守。廣平郡今名州永平縣也。隋室諱廣改焉。彪性沉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眾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外家謂王鳳王商等。並輔政領尚書事也。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哀帝在位六年。平帝在位五年。故曰短祚。成哀平俱無子。是三絕也。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

後漢書列傳卷三十一

班彪

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成帝威權借於外家。是危自上起也。漢德無害於百姓。是傷不及下也。是以即真之

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播擾。遠近俱發。假號雲

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謂王郎盧芳等。並詐稱劉氏也。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

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

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

興。踈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太公六韜曰。鹿得天下。共分其肉也。彭既疾囂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為漢德承

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囂終不寤

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為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

之道。彭乃為融畫策事漢。總西河以拒隗囂。及融徵還京師。光

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帝雅聞

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司隸舉為茂才也。徐縣屬臨淮郡。後

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

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太初武。後好事者。好年號。好事者。謂揚雄劉歆。揚

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城術褚少孫。史孝山之

也。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

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

籍。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見於史籍者。夏太史終古。殷太史向。周太史儋也。見呂氏春秋。暨於諸侯。國自有

史。左傳。魯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衛史華。龍滑曰。我太史也。楚有左史倚相。故孟子曰。楚之禱杙。晉之乘。魯

之春秋。其事一也。乘者。與於田賦。乘馬之事。禱杙者。歸凶之類。與於記惡之誠。春秋以二始。舉四時以記萬事。遂各因以為名。其記事一也。

見趙岐。哀公也。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

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禱杙之事。遂闡

於時。為闡也。其書今亡。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

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

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

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

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

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

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

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

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

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

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

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

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

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

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

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

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

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

武帝泰始二年

史記絕筆於此年也

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

十篇謂遷殺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將相年表。日者傳。三王世家。龜策傳。傳新列傳。

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

則以絕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如

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澆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

老。而薄五經。

黃帝老子道家也。五經儒家也。遷序傳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

此為薄

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子

足以自適。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無巖

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

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語仁義亦足羞也。合無形。賸足萬物。此謂崇黃老也。又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游俠傳序曰。季次原憲。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亦笑之。終身空室。蓬戶褐衣。

刑之咎也。

極刑謂遷被腐刑也。遷與

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

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

之是非。意亦庶幾矣。

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

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

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

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

謂遷著項羽本紀。又陳涉起於隴畝。數月被殺。無子孫相繼。著為

細意委曲。條

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

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

刊削也。謂削落繁蕪。仍有不盡

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竝

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

史記衛青者。平陽人也。張釋之。堵陽人。竝不顯

類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傳

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彪復辟司徒。玉況府。

玉音

時東官初建。諸王國竝開。

建武二十三年。玉況為司徒。十九年。建明帝為太子。十七年。封諸王。

而官屬未

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

見論語

賈誼以

為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為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

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賈誼上疏之辭是以聖

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

史佚入則太顛閔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左傳曰自

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

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左傳衛大夫石碏諫衛莊公之辭也詩云詒厥

孫謀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詩大雅也詒遺也寔安也翼敬也言

道遺其子也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文帝時鼂錯為博士上言

謂成王也今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知術數願陛下擇聖人之術以賜太子善之拜錯為太子家令賈誼教梁王以詩書

為梁王太傅梁王文帝之少子及至中宗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

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中宗宣帝也時元帝為太子宣帝使王褒

讀蕭望之為太傅周堪為少傅並見前書莫不崇簡其人成就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

結髮學問脩習禮樂而傅相未置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

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

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

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且旦請問而已明不媒贖廣

其敬也漢官儀曰皇太子五日一至臺因坐東廂省視膳食以法制勅太官尚食

秩千石中允一人四書奏帝納之後察司徒廉為望都長吏民愛之

百石主門衛微巡徒薦為廉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官所著賦論書記奏事合九

篇二子固超超別有傳

論曰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論語孔子曰可謂仁之方鄭玄

注云方猶道也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

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恥乎何其守道恬

淡之篤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言彪當中興之初時運未達故

不以貧賤為恥何守道清靜之固也恬淡猶清靜也篤固也

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書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

之言無不窮究九流謂道儒墨名法陰陽農雜縱橫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

已性寬和容眾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謝承書曰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

彪曰此兒永平初東平王蒼以至戚為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延

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奏進也記書也前書待詔鄭朋將軍以

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號驃騎將軍也昔在周

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唯著與周公二人而已傳曰必有非

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司馬相如

喻蜀之辭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螻竊觀國

政螻螻謂細微也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千載謂自周公至明帝時千餘載也

先聖謂周公也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勢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

心求善無厭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別於目左傳曰求善不厭也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

之議負薪賤人也三略曰負薪見幕府新開廣延群俊四方之士

顛倒衣裳堯舉卑陶湯舉伊尹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

為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宜於當

世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

十從心行不踰矩論語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言恣心之所為皆開合於法則蓋清廟之光暉

當世之俊彥也詩周頌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執文之德鄭玄注曰顯光也言桓梁可參多士助祭於清廟為先暉也爾雅曰髦俊也美士

京兆祭酒晉馮結髮修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

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育字元考見儒林傳經明行著

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徒以家貧

數辭病去温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

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以加焉韋實平當孔光程方進也流俗本平字作玄誤宜令考

績以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

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

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說苑曰趙簡子遊於西河而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吉桑對曰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

毛腹下之囊加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亦有六翮之用乎將

盡毛囊也又曰齊之莊公攻莒杞梁與華周進闕壞軍陷陣三軍不敢當至莒城下殺

二十七人涼州從事王雍窮下嚴之節文之以術藝下嚴下莊子也新序曰下莊子

而死也

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初嚴與母處是以戰而三北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赴敵而闕獲甲首而獻曰夫三北以養母也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殺涼州冠蓋未有

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已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後我也

段 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

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為歎也秋猶時也論語孔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離被也斷趾則足也事見韓子靈

均納忠終於沉身屈原字靈均納忠於楚終不見信自沈於汨羅之水而死而和氏之璧千載垂

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昃之聽信音申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蒼納之父彪卒歸鄉里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

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取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僞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

超恐固為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前書敘圖傳口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除蘭臺令史漢官儀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

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

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為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六代謂武帝史臣謂司馬遷也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

項之列史記起自實帝漢最居其末也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

十年高惠呂后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二代也并王莽合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

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合百篇前書音義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言考殿時事具四時以立言如春秋之經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為郎後遂見親近時京

師修起官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

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相如作上林子虛賦，吾丘

將軍頌東方朔作客難，及非有先生論其辭，並以諷論為主也。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

西賓淫佚之論。其辭曰：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中與都洛陽

主而謂西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

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觀其制乎。皇大也，尚書曰：厥既

五年，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都洛陽，此為有意都河洛矣。

張良曰：洛陽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

於是上即日西都關中，此為輟而弗康也。輟止也，康安也。主人曰：未也，願賓摠懷舊之蓄念，發思古

之幽情。廣雅曰：摠，舒也。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

在于雍州，賓曰：長安。前書音義曰：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都焉。左據函谷二嶂之阻，表

以泰華終南之山。函谷關名也，左傳曰：峭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

六十里曰太華，終南長安南山也。詩曰：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

渭之川。褒斜谷名，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在今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

焉。防禦之阻，則天下之奧區焉。華實之毛，謂草木也。左傳曰：食土之毛，前

防禦謂關禁也。揚雄爵尉箴曰：設置山險，盡為防禦。與深也。言秦地險固，為天下深奧之區域。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

前書音義曰：關西為橫，被猶及也。呂氏春秋曰：神明通于六合，高誘注云：四方上下為六合。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三成謂周秦漢並都之也。周以龍興

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龍與虎視，喻盛也。孔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易曰：虎視眈眈。

仰寤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寤猶曉也。協合也。高祖至霸上，五星聚於

股，長七尺八寸，昌光出，五帝聚井，期之與天授圖。地出奉春，建策留侯，演成

道，予張兵，劉季起東井，秦之分野，明漢當代秦都關中。奉春建策，留侯演成

奉春君，其敬也。春者，四時之始，其敬亦始。建遷都之策，故以號焉。留侯，張良也。著頌篇曰：演者，引也。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

西顧，實惟作京。天謂五星聚東井也。人謂其敬等進說也。皇於是睎秦領

職北阜，挾鄠霸，據龍首。睎，望也。音希。龍首，秦領也。詩云：乃眷西顧。於是睎秦領。縣南山，豐谷，霸水，出藍田谷。三秦記曰：龍首山六

十里，頭入渭水，尾達樊川，在傍曰挾。在上曰據也。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

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奢而

極侈。肇始也。始自高祖終於平帝，為十二代也。建金城其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

廣路，立十二之通門。金城言堅固也。張良曰：金城千里，杜預注左傳云：方丈

為堵，三堵為雉。字林曰：呀，大空也。音火加反。周禮國方

後漢書列傳卷三十一

班彪

九里旁三門每門為大路故曰三條鄭玄注周禮云司門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也 內則街衢洞達閭闔且千

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闕城溢郭傍流百塵

紅塵四合煙雲相連字林曰閭里中門也且千言多也漢宮闕疏曰長安九市其六在道西三在道東隧列肆道也鄭玄注禮記曰塵市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游士

擬於公侯列肆修於姬姜論語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詩周頌云惠我無疆疆境也詩小雅曰彼都人士毛萇注云城郭之域曰都五方謂四方及中央也前書曰秦地 鄉

曲豪俊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眾騁驚乎其中豪俊游俠謂朱家郭解原涉之類也原嘗謂平原君趙勝孟嘗君田文也春陵謂春申君黃歇信陵君無忌也並招致賓客名高天下也 若乃觀其四

郊浮游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蔽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浮游謂周流也杜霸謂杜陵霸陵陵陽陵茂陵平陵在渭北故北眺也並徒人以置縣邑故云名都對郭著韻篇曰蔽冕也冕冠也其所徒者皆豪右富貴吏二千石故多英俊冠蓋之人如雲言多也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七相謂丞相車千秋長陵人黃霸王商並杜陵人也韋賢平當魏相王嘉並平陵人也五公謂田蚡為太尉長陵人張安世為大司馬朱博為司空並杜陵人平晏為司徒韋賢為大司馬並平陵人也 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

奉陵邑蓋以彊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前書音義曰五都謂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三選謂三等之人謂徙吏二千石及高貴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以彊幹弱枝非偏為奉山園也見前書自元帝以後不遷故唯七焉爾雅曰觀指示也遷或為徙義亦通 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連萃諸夏兼其所有前書曰秦也沃野千里人以富饒連萃猶超絕也連萃謂中國也 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

玉高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窪谷深谷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灑產之西都涇渭之南此謂天下陸海之地也 源泉灌注陂池交屬

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曰近蜀孔安國注尚書曰澤障曰陂停水曰池前書曰巴蜀土肥美有山林竹樹蔬食果實之饒今南山亦有之 其陰則冠以九嶷陪以

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

乎存焉陰謂北也九嶷山尤高峻故稱冠云甘泉山在雲陽北秦始皇於上置林光宮漢又起甘泉宮益壽延壽館通天臺故云秦漢之所極觀王褒字子淵作甘泉頌揚子雲作甘泉賦故云淵雲頌歎 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隄封五萬疆場綺

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麟決渠降雨荷雷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

蔡史記曰韓使水工鄭國說奏令引經水為渠傍北山東注洛溉田四萬餘頃名曰鄭國渠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溉田四千餘

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麟決渠降雨荷雷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

蔡史記曰韓使水工鄭國說奏令引經水為渠傍北山東注洛溉田四萬餘頃名曰鄭國渠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溉田四千餘

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麟決渠降雨荷雷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

蔡史記曰韓使水工鄭國說奏令引經水為渠傍北山東注洛溉田四萬餘頃名曰鄭國渠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溉田四千餘

頃因名白渠時人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雨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前書曰天子畿方千里隄封百萬井音義曰隄謂積土為封限也音丁兮反廣雅曰場界也音亦周禮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說文曰陸田畦也音細刻鏤謂交錯如鏤也爾雅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隄言如龍鱗之五色也五穀黍稷麥稻也爾雅曰禾穗謂之穎爾雅曰敷布也茶茂盛也音芬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

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漕水運也蒼頡篇曰潰傍決也前書武帝穿漕渠通渭史記曰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與淮泗會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蔽澤陂池連乎蜀漢

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

上囿謂林苑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為麓鄭玄注周禮曰澤無水曰數繚潛繞也音了三輔黃圖曰上林有建章承光等一十一宮平樂蕭觀等二十五凡三十六所三秦記曰昆明池中有神池通白鹿原詩曰王在靈沼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

枝之鳥踰峴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三萬里宣帝詔曰九真郡狀奇麟色牛角武帝時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又黃支國自三萬里貢生犀條支國臨西海有大鳥卵如嬰條支與安息接武帝時安息國發使來獻之又白峴崙山高二千五百里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並見前書

放泰紫之圓方圓象天方象地南北為經東西為緯揚雄司空箴曰普彼坤靈內有大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春秋合誠圖曰太微其星十二四方史記天官書曰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是太微方而紫宮圓也樹中天

之華翳豐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椽

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列子曰周穆王作中天之臺說文曰闕門觀也前書爾雅何作東闕北闕豐大也冠山謂在山之上也埤蒼

曰瑰璋珍奇也廣雅曰有翼曰應龍梁作應龍之形而又曲如虹也說文曰棼椽屋之棟椽椽也翼屋之四阿也荷負也驤舉也爾雅曰棟謂之桴音浮

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發五色之渥采光爛朗以景彰廣雅瑱也音田瑱與瑱通楹柱也璫玉為瑱以承柱也上林賦曰華壁璫瑤草昭注曰璫瑳頭也渥光潤也爛光豔於是左城右平重軒

三階闔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鍾虞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

崖而衡闕臨峻路而啓扉摯虞決疑要注曰瑱者為階級平者以文瑳相亞次也瑳亦作域言階級勦瑳然音七則反王

通楚辭注曰軒樓板也周禮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注云南面三階三面各二也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小者謂之闈虛以懸鍾也史記秦始皇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銷

以爲金八十二置宮中端闈宮正門也三輔黃圖曰秦宮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仍因也衡橫也闈門限○劉放曰注域亦作瑱案文當云亦作域言瑱字有作域者也下又

云瑱言瑳級勒瑳是解瑳義耳

徇以離殿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星紫宮是

環徇猶繞也崇高也閒音閑煥明也言周回宮清涼宜溫神仙長年金華

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清涼殿宣室殿中溫室殿金華殿大玉堂殿

中白虎殿麒麟殿長樂增榮業峨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

宮有神仙殿殫盡也

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遠。於茲為群。元元本本。周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祕文。

承明殿前之廬也。金馬署名也。門有銅馬。故名金馬門。待詔者皆居之。宏亦大也。元其元本。其本祕文。祕書也。孝經。鈞命。決曰。丘掇祕文也。

周以鈞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群百郡

之廉孝。

周環也。前書音義曰。鈞陳紫宮外星也。宮衛之位亦象之。嚴更之署。行夜常以公孫弘為下第是也。言百部舉全數。前書又曰。與廉舉孝。

虎賁贅衣。闔尹闔寺。陸戟百重。各有攸

司。

虎賁宿衛之臣。贅衣主衣之官。贅綴也。音之銳反。尚書曰。綴衣虎賁。闔尹闔寺。並宦官。周禮有闔人。寺人。陸戟。執戟於陸也。百重言多也。攸所也。司主也。協韻音伺。

周廬千列。微道綺錯。

廬謂宿衛之廬。周於宮也。千列言多也。史記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微道微巡之道。綺錯交錯也。前書曰。中尉掌微巡。

京師也。輦路經營。脩涂飛閣。

前書音義曰。輦道開道也。涂亦塗也。古字通用。

自未央而連桂

宮。北彌明光而緘長樂。陵墜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外屬。設璧

門之鳳闕。上栒棧而棲金雀。

未央宮在西。長樂宮在東。桂宮明光宮在北。言飛閣相連也。墜。墜也。音丁。鄧反。墉。城也。混同也。建章宮在城西。屬連也。前書曰。建章宮其東則鳳闕。門高二十餘丈。其南有壁門之屬。說文曰。栒。棧殿堂上最高之處也。栒音孤。音力登反。其上棲金雀焉。三輔故事曰。建章宮闕上有銅鳳凰。即金雀也。

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

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東有折風闕。闕中記曰。折風一名別風。雌曉高也。雌音焦。

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駮娑。洞朽詣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

日景而納光。

正殿即前殿也。層重也。臨乎未央。言高之極也。關中記。建章宮有駘。可反。枋音烏。計反。爾雅曰。蓋。戴覆也。反字謂飛檐上反也。激。日謂日影。激入於殿內也。

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

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回帶於焚楮。雖輕信與僂狡。猶愕眙而

不敢階。

神明臺名也。躋。升也。偃蹇。高貌也。軼。過也。前書音義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音匹。妙反。鄭玄注。禮記曰。狡疾也。字書曰。僂。驚也。音五。各反。字林曰。眙。驚貌也。音乃。吏反。

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

迷。舍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以失度。巡回涂而下

低。

井幹。樓名也。前書曰。武帝作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著。道相連高誘。頊篇曰。胸視不明也。音肢。櫺。檻樓上欄楯也。櫺音零。稽。留也。

既懲懼於登

望。降周流以彷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漻而不見陽。

淮南子曰。甬道相連高誘。陽明也。既。創前之登望。乃下巡於樓道。宮宇深邃。又不見明者。排飛闥而上出。若游目於天表。似無依之洋洋。楚辭曰。洋洋無所歸貌。前唐中而後。太液攬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嶽之蔭蔭。濫瀛洲與。

方壺蓬萊起乎中央

前書曰建章宮其西唐中數十里音義曰唐庭也其北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靈梁象海中神山湯湯流貌也

神木叢生巖峻崔崒金石崢嶸

靈草神木謂不死藥也史記曰海中神山仙人不死藥在焉崢嶸高峻也崔音徂回

反碎音才律反崢

音仕耕反崢音崇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濞之混濁鮮

顛氣之清英

前書曰武帝時作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

之群類時游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匪吾人之所寧

不寧也前書曰齊人李少翁以方士見上上拜爲文成將軍言於上曰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爲臺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又曰膠東人欒大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言曰臣嘗往東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乃拜爲五利將軍刑法也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又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道士浮立公接以上嵩山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囿因茲以威

戎夸狄耀威而講事

大武謂大陳武事也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也命荊州使起鳥

詔梁野而驅獸毛群內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

荊州江湖之地其俗習於捕鳥故使起之梁野巴漢之人其俗習於逐獸故使其人驅之闐音田聚音才論反水衡虞人理其營表

種別群分部曲有署

前書曰上林苑屬水衡都尉真人掌山澤之官周禮曰續漢書將軍領軍皆有部大將軍營五部

星羅雲布

鄭玄注禮記曰獸署曰星羅雲布曰星音浮紘梁之網於是乘鑿與備法駕帥群臣披飛廉

入苑門

蔡邕獨斷曰天子至尊不敢溲瀆言之故託於乘輿天子車駕有大駕法奉引侍中駝乘飛廉館名也武帝所作前書音義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於館上作之以名焉○劉敞曰乘鑿與案注文解乘輿之義則此

遂繞鄂鎬歷上蘭六師發胃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

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

鄂文

列刃鑽鍬要跌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拚弦不再控

在鄂縣東鎬武王所都在上林苑中三輔黃圖云上林苑有上蘭觀尙書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又曰百獸率舞駭殫言驚懼也震震爚爚奔走之貌爚音躍塗汚也反覆猶傾動也車騎既多視之眩亂有似傾動蹂躪也音汝九反躪躪也音力乃反拘猶仰也音於六反言且抑六師之怒而少停也爾乃期門飲飛

矢無單殺中必疊雙颺颺紛紛繪繖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

前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於殿門故號期門又曰募飲飛射士音義飲飛本秦左弋官也武帝改爲伏飛官有一令九云在上林中紡繪繖弋冠鴈歲萬頭以供宗廟蒼頭篇曰攢聚也鑽與撤通爾雅曰金鍬翦羽謂之鍬音侯廣雅曰跌奔也音決機弩牙也說文曰拚偏引也音居綺反颺颺紛紛衆多也說文曰颺古颺字鄭玄注周禮曰結

繳於矢謂之
檜高也
平原赤。勇士厲。獲狝。失木。豺狼。罽。竄。郭璞注山海經曰。猿似猴而大臂長。便捷。色黑。蒼頡

窮虎奔突。狂兕觸壁。潛深也。據謂榛蕪之林。虎兕之所居也。爾雅曰。兕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廣雅曰。兕跳也。音居。衛反。

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標。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許少秦成。並未

螭。頓。犀。犛。曳。豪。熊。超。迥。擊。越。峻。崖。蹙。曉。巖。鉅。石。隕。松。栢。仆。叢。林。

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師師子也。說文曰。拖曳也。音徒。可反。杜預注左傳云。有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犛牛黑色。出西南。微外。犛音力。之反。爾雅曰。犛似熊而黃。嶺巖山石高峻之貌也。殄盡也。夷猶殺也。

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樹。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

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厭。獸相枕藉。前書宣帝幸黃陽宮。屬玉觀音。義曰。屬玉水鳥也。似鵝。鵝於觀

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魚騰。酒車而斟酌。割鮮野食。舉燧命爵。

昨餘肉也。左傳曰。歸胙于公。詩小雅曰。魚之燔之。毛長注曰。以毛曰。饗。賜。畢。勞。逸。

齊。大輅鳴鸞。容與裴回。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大輅。王輅也。周禮曰。凡馭輅儀。以鑾和為節。鄭玄注曰。鸞在衡和在。試皆金鈴也。三輔黃圖曰。上林苑有豫章觀。

無崖。茂樹蔭蔚。芳草被堤。蘭茝發色。曄曄倚倚。若擒錦布。綉燭

耀乎其陂。漢宮園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女之象也。雲漢天河也。郭璞注爾雅云。藍香草。音昌。改反。曄曄。倚倚。美茂之貌。說文曰。檣。舒也。

鶴白鷺。黃鵠。鸚鵡。鷓鴣。鵠。鵙。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沉

浮往來。雲集霧散。郭璞注爾雅云。鵠似鳧。脚近尾。略不能地行。江東謂之魚。鵠。即鵠也。今關西呼為鵠。鵠似鴈而大。無指音保。鵠水鳥也。莊子曰。白鵠之相視。睭。子不運而風化。李巡注爾雅曰。在野曰鳧。在家曰鵠。並鳴也。郭玄注詩云。鵠。鳧也。音

張鳳蓋。建華旗。祛翻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坤蒼曰。輶。車也。音。仕。板。反。淮南子曰。龍

謳鼓吹。震聲激越。警厲天。鳥群翔。魚闕淵。樞樞也。謳歌也。靈協韻。音。真。聲也。音。火。宏。反。

白閒。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招猶舉也。弩有黃間之名。此言白閒。蓋弓為之。屬。本或作白鵠。謂鳥也。西京雜記曰。越王。獻。高

帝白閒。黑閒。各一雙。說文曰。揄。引也。音。投。文竿。翠羽為文飾也。闕。子。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為。餌。鍛。黃。金。之。鈞。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

白閒。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

帝白閒。黑閒。各一雙。說文曰。揄。引也。音。投。文竿。翠羽為文飾也。闕。子。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為。餌。鍛。黃。金。之。鈞。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

以桂為餌。鍛黃金之鈞。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

帝白閒。黑閒。各一雙。說文曰。揄。引也。音。投。文竿。翠羽為文飾也。闕。子。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為。餌。鍛。黃。金。之。鈞。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

帝白閒。黑閒。各一雙。說文曰。揄。引也。音。投。文竿。翠羽為文飾也。闕。子。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為。餌。鍛。黃。金。之。鈞。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

帝白閒。黑閒。各一雙。說文曰。揄。引也。音。投。文竿。翠羽為文飾也。闕。子。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為。餌。鍛。黃。金。之。鈞。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

帝白閒。黑閒。各一雙。說文曰。揄。引也。音。投。文竿。翠羽為文飾也。闕。子。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為。餌。鍛。黃。金。之。鈞。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

帝白閒。黑閒。各一雙。說文曰。揄。引也。音。投。文竿。翠羽為文飾也。闕。子。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為。餌。鍛。黃。金。之。鈞。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

帝白閒。黑閒。各一雙。說文曰。揄。引也。音。投。文竿。翠羽為文飾也。闕。子。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為。餌。鍛。黃。金。之。鈞。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

帝白閒。黑閒。各一雙。說文曰。揄。引也。音。投。文竿。翠羽為文飾也。闕。子。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為。餌。鍛。黃。金。之。鈞。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

帝白閒。黑閒。各一雙。說文曰。揄。引也。音。投。文竿。翠羽為文飾也。闕。子。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為。餌。鍛。黃。金。之。鈞。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

帝白閒。黑閒。各一雙。說文曰。揄。引也。音。投。文竿。翠羽為文飾也。闕。子。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為。餌。鍛。黃。金。之。鈞。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

帝白閒。黑閒。各一雙。說文曰。揄。引也。音。投。文竿。翠羽為文飾也。闕。子。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為。餌。鍛。黃。金。之。鈞。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

撫鴻幢御矰繳方舟竝驚俛仰極樂

廣雅曰幢謂之幔幢音直江反舟中之幢蓋也本或作置置鳥網也

音衝矰弋矢也繳以繫箭也方舟並兩舟也

遂風舉雲搖浮遊普覽前乘秦領後越九嶷

協韻

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

改供薄迫也岐山雍縣在扶風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採儲積也供協韻音九用反

遊童之歡謠第從臣之嘉頌上下謂天地也接亦祭也究盡也用謂犧牲玉帛之物也列子曰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

言今同於堯也前書曰宣帝頗好神仙王褒張子僑等並待詔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

于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

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修族世之所

工用高曾之規矩祭乎隱隱各得其所十代百年並舉至數也易曰食

有士人商人農人工人淮南子曰古者至德之時賈便其肆農安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也若臣者徒觀迹乎舊墟

聞之乎故老什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後漢書列傳第三十上

